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桐城派名家文集

9

方宗誠集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桐城派名家文集. 第9卷, 方宗誠集 / 嚴雲綬, 施立業, 江小角主編.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36-7883-8

I. ①桐… II. ①嚴…②施…③江… III. ①中國文學—古典文學
—作品綜合集—清代 IV. ①I214.9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4) 第 143591 號

桐城派名家文集 ⑨方宗誠集
TONGCHENGPAI MINGJIA WENJI

出 版 人: 鄭 可
質量總監: 張丹飛
策劃統籌: 吳壽兵 錢 江 夏業梅
責任編輯: 夏業梅 劉 靜 任玉琳
特約編輯: 唐元明 蔡宏淑
裝幀設計: 何宇清
責任印製: 王 琳

出版發行: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經開區繁華大道西路 398 號 郵編: 230601
網 址: <http://www.ahep.com.cn>
營銷電話: (0551) 63683011, 63683013
排 版: 安徽創藝彩色製版有限責任公司
印 刷: 安徽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開 本: 787×1092 1/16
印 張: 64.25
字 數: 897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本冊定價: 530.00 元
全套定價: 5480.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本社總發行部聯繫)

總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爲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

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爲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迹。故史料爲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升爲理性之認識，才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爲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爲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爲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爲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

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

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十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了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燬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巨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崑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

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皮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鈔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度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沈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

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鈔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誌、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鈔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燬，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向達、蕭一山、王重民、

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獲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携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几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衆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

寫之文書，構成為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為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為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霑溉將來，是所願也。

前言

桐城派興起於清代康熙之際，延續至民國初年，前後達兩個世紀之久。其陣營之壯大，內涵之豐富，在中國文化學術史上，實屬罕見。近百年來，社會變遷，貶之者較多，譽之者亦不乏人，分歧頗大。自上一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在解放思想大潮的推動下，不少學人已不約而同地認識到：作為清代文化學術領域內一種重大的存在，桐城派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可以說，沒有對桐城派系統、深入的研究，要想寫好清代文學史、學術史、文化史，當非常困難。而且，不少桐城派作家的社會實踐活動，涉及清代社會的諸多方面，如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學術、文藝等，有些影響至為深遠；且其詩文中史料甚豐，值得治史者細心發掘。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桐城派所受到的學術關注，還很難說與其重要的歷史地位、影響相稱。很多研究有待於深化，不少的領域還是

空白。文獻資料的搜尋、整理則長期停留在分散、零星的狀態。

桐城派名家文集係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組的規劃項目。此項目的確定與實施，無疑使桐城派文獻資料的整理工作邁入了一個新階段。其便利學人，推進桐城派研究的作用，自不待言。桐城派自興起、形成，歷經發展、變化，兩百多年中，直接或間接與桐城派相關聯的作者，可能近千人。影響所及，北達京都，南逾五嶺，東及吳越。文獻遺存十分豐富。我們此次從其發展過程中選擇各個階段的若干代表人物的文集，編纂整理，試圖為廣大讀者提供一套大體上能體現桐城派不同階段特徵的文獻資料；在以歷史發展綫索為主的基礎上，適當兼顧地域的因素。本着上述意圖，文集收入的作家為：戴名世、方苞、劉大櫟、姚範、姚鼐、吳德旋、陳用光、方東樹、姚椿、管同、劉開、姚瑩、梅曾亮、吳敏樹、曾國藩、龍啟瑞、戴鈞衡、王拯、方宗誠、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吳汝綸、賀濤、范當世、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共二十八人。持此一編，基本上可以感知桐城派演化的不同階段的根本特徵，亦能從中窺探清代社會某些方面的情况。

景。

文集分甲、乙兩編。甲編收入姚範、吳德旋、陳用光、方東樹、姚椿、管同、劉開、姚瑩、吳敏樹、龍啟瑞、戴鈞衡、王拯、方宗誠、薛福成、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等十七位作家詩文集。因為在本項目擬訂規劃時，上述十七位作家的詩文尚未見到整理本出版，所以此次編纂、整理時，盡力求全：在對其已刊刻作品進行校勘、標點的同時，又儘可能蒐集其未刊稿，希望由此提高資料的完整性。乙編為戴名世、方苞、劉大櫟、姚鼐、梅曾亮、曾國藩、張裕釗、黎庶昌、吳汝綸、賀濤、范當世等十一位作家的文章選集。上述作家，或為桐城派開宗立派的大師，或為推進桐城派轉變、發展的巨匠，其詩文本當全部匯錄，但考慮到均已整理本出版，因此本文集以其文選入編，雖然未能以全貌示人，但經過編者認真選擇、整理的文選，當亦能在基本方面體現出各位作家的文章風貌。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項目中心與文獻組對桐城派名家文集的編纂十分重視，給予了多方面的指導與扶持。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中共桐城市委員會、桐城市人民政府從始至終對整理工作提供各項支持，諸多實際困難得以化解。顯然，若無上述各方面的關心，文集必然很難完成。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教育出版社一向重視文化傳承，扶持學術，毅然承當了文集的出版工作。在此，謹對一切關心、支持本項目的機構、人士深致謝忱！

桐城派名家文集乃是文化學術界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桐城派文獻資料整理工程，難度可想而知。而我們則學力有限，每每有力不從心之憾。因此，文集內難免有不少疏誤之處。出版之後，希望得到廣大讀者的積極回應，給予指正。

嚴雲綬 施立業 江小角

二〇一一年九月廿五日

凡例

一、桐城派名家文集分甲、乙兩編；甲編收入姚範、吳德旋、陳用光、方東樹、姚椿、管同、劉開、姚瑩、吳敏樹、龍啓瑞、戴鈞衡、王拯、方宗誠、薛福成、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等十七位作家詩文集，乙編爲戴名世、方苞、劉大櫟、姚鼐、梅曾亮、曾國藩、張裕釗、黎庶昌、吳汝綸、賀濤、范當世等十一位作家選集。

二、凡收入甲編的名家文集均保持其原刻本編次。不同年代刊行的文集或詩集按其刊刻年代先後編排。有輯佚稿者按文、詩分類編年，附於原刻文集之後；年代不明者，酌情處置。

三、每位作家文集前之整理說明，簡要說明作家、著作版本的主要情況。甲編各文集後附錄清人所撰寫的年譜、附記、墓志銘等相關資料。

四、底本之選擇兼顧底本完整性與準確性兩原則。

若兩者不能兼顧，則以訛誤少、校刻精之本作底本，其殘缺部分以他本配補。

五、凡底本不誤而他本誤者，一般不出校記。

六、底本之明顯的版刻錯誤，如因形近致誤的『己』、『巳』、『已』之類，可以依據上下文予以辨識者，逕改之，不出校記。

七、凡底本之訛、脫、衍、倒，確有實據者，予以改正，並以符號標識。以圓括號表示誤字或應刪之字，改正之字置於括號後；以方括號表示增補之字。

八、文中脫漏、殘缺或難以辨識之處用方框表示。

九、底本與他本文異，但義可兩通、難以取舍者，以校記說明。一般虛字有異而文義無殊者，可不出校。

十、文字盡量保持原貌，通假字、異體字一般均依原文，不改爲現代通行體，亦不求統一。過於冷僻之字可酌改爲通行字。文中如有外文詞語之翻譯與現在通行譯法不同者，不作改動，仍存原譯。同一譯名在文集中前後相異者，亦存原譯，不予統一。

十一、校記力求簡短，摘引正文時僅舉所校詞語。校記置於該篇篇末。

十二、文中引文與原書小异但不失其本意者，不校亦不出校。節引原書文字大异且失其原意者，出校說明，但不改正。

十三、標點符號依照一九九六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標點符號用法的規定使用。考慮到古代漢語的特點，原則上不使用省略號、破折號、着重號和連接號。

十四、凡直接引用的文字用雙引號表示，若引文中復有引文，則加單引號。古人引書多述其大意或節略其文，凡此等處不用引號。

方
宗
誠
集

點校 楊懷志 方寧勝

整理說明

方宗誠（一八一八至一八八八），字存之，號柏堂。

安徽桐城人。先世於明初由婺源遷至桐城魯砬山，再遷龍眠山，又遷古塘，後築室毛谿。方宗誠於桐城派著名作家方東樹為從兄弟，年紀却小四十六歲。方東樹年老歸里，聞宗誠有志於學，召而教之，歷時十二年之久。清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十月，桐城被太平軍攻占，方宗誠攜家避居魯砬山中，養親讀書，著書寫作，成侯命錄十卷，探究『天時人事致變之由，行己立身弭變之道』（上吳竹如先生，柏堂集外編卷二）。著名學者、山東布政使吳廷棟讀後為之歎賞，邀其出山。

咸豐九年正月，方宗誠應吳廷棟之招赴山東課其二孫，並主講商河書院，暇時與吳廷棟談文論學，頗為相得。時安徽戰事未已，曾國藩、胡林翼率大軍謀劃取江南，大力網羅人才，俱致書相召。咸豐十一年正月，方宗

誠由直隸啓行，至開封阻於戰事，遂留客河南巡撫嚴渭春幕中，主司章奏，所撰應詔陳言疏、薦舉賢才疏、特保真才以重疆寄而肅吏治疏等，以見識超卓、切中時弊為人稱許。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正月，方宗誠拜謁曾國藩於安慶，居一月而還。次年春，應曾國藩之邀，助修兩江忠義錄，自此追隨曾氏於戎幕之中，以師友相交。同治七年十一月，曾國藩上京入覲，方宗誠亦赴上海校正上海縣志，歲末回皖。翌年初，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疏調八人至直隸任事，五十二歲的方宗誠名列其中，遂於當年八月末啓程赴直隸，其後在保定候補知縣一年。

同治九年，方宗誠到省一年期滿，例應補缺。繼任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請補冀州之棗強縣令。同治十年二月，方宗誠到任視事。在任九年，辦鄉塾，興書院，清理積案，整頓祀典，刻印前賢遺著，補修地方志書，興辦義倉，積穀備荒。每遇災荒，及時勘察災情，兼及鄰縣受災情況，如實上報，不避忌嫌，並多次請求李鴻章奏免災區錢糧積欠。雖為政一縣，謀慮所言皆關國計民生，事關全局。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夏，因病乞歸，定居安慶，專心訂正生平著述，精讀諸經、通鑑及宋五子之書。光

緒十三年，安徽學使貴恒奏呈方宗誠正學純行，足為鄉里矜式，光緒帝特旨賜五品卿銜以旌老學。聖旨由安徽巡撫陳彝登門宣讀。次年春二月二十一日，方宗誠病逝家中，享年七十一歲。

方宗誠師從族兄東樹，為姚鼐再傳弟子，又為曾國藩幕友，同時又於吳汝綸、姚永樸、馬其昶等人的古文創作有導引啓迪之功。咸豐年間，戴鈞衡等桐城文人多死於戰亂，同輩中唯方宗誠碩果僅存。他潛心發掘鄉邦文獻，致力刊刻友人遺著，銳意培養文學新人，終於使桐城派在皖省聲勢復振，影響延續。可以說，在桐城派由古代向近代嬗替轉型的歷史進程中，方宗誠起到了紐帶與橋梁作用。不僅如此，方宗誠一生勤於創作，著述等身，留下了柏堂集九十四卷、春秋集義十二卷、侯命錄十卷、志學錄八卷、志學續錄三卷、輔仁錄四卷和柏堂雜著十五種四十七卷、陶詩真詮一卷等眾多著作，另撰有吳竹如先生年譜一卷、棗強縣志補正五卷等。此外，還為方東樹、劉開、曾國藩、戴鈞衡、朱道文等人或編或校或刊文集五十餘種。

方宗誠少承家學，好讀義理與經濟之書，早有經世

之志，加之『桐城之文，自植之先生後，學者多務為窮理之學，自石甫先生後，學者多務為經濟之學』（桐城文錄敘，柏堂集次編卷一）。受此風氣影響，方宗誠自弱冠時起，就與戴鈞衡等二三同志相互砥礪，『為有本有用之學』（味經山館文集敘，柏堂集前編卷二）。其論文之旨，大致以六經為根本，以程朱義理為質幹，以漢代文章為氣骨，以韓歐八家及明歸有光、清方苞、姚鼐為門徑，以有物有序為旨歸，不喜無理無用之文。

方宗誠為文，修辭立其誠，醇和溫粹，托意高遠，自有特色，時人即以『桐城正脈，今在柏堂』稱之。吳廷棟初見方宗誠，即許之為『桐城茂才也，砥礪名節，講求經濟，其古文沈潛於義理，而氣味醇厚，尤卓然成家』（曾國藩未刊往來函稿吳廷棟來函，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室編，岳麓書社一九八六年七月版）。通觀方宗誠柏堂集，可知其為文一以理道為宗，下筆所言皆切於當世之務。這一方面增強了文章的思想性和文獻價值，便於人們了解世情民風變化之跡，學術風尚變遷之由，名儒巨公嘉言懿行與戰事外交辦理情形，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文章的藝術感染力，產生了

率易穠雜的弊病。

雖然由於個人稟賦與時代風氣的影響，方宗誠未能融義理、考證、文章於一體，取得超邁前人的創作成就，但其多達九十四卷的柏堂集中，仍然不乏後世傳誦的名篇佳作。該集諸體兼備，各具所長。言學精切至當而關於世教；記人、記事不假修飾而自抒性情；書序措辭得體，典雅而有韻致；奏疏慷慨激越，氣盛言昌；書信則娓娓而談，謙和而真切。倘就文學性而言，首推游記與雜記類作品。

方宗誠平生好游，游則援筆作記，文字簡約而搖曳生姿，情理兼具，氣韻悠長。如記桐城山水及故鄉生活的一組文章，若椒園記、侍游圖記、蔬圃永感圖記、頌嘉山亭記、勺園雅集圖後記、觀披雪瀑記（柏堂集前編卷十一）、游龍亭記、朱氏龍井崖觀瀑記、棲賢洞記（柏堂集次編卷十一）、憶舊圖記（柏堂集後編卷十七）皆情景交融，簡潔可誦，讀之如入畫圖，身臨其境。其中蔬圃永感圖記寫母親時花藝蔬之勞，發自肺腑，感人至深。如寫母親專注時蔬一段：『余母主中饋，終歲未嘗一出游，少暇則入小圃。食時，家人皆食。余妻往請母食，值

母方時蔬，不答也，宗誠數往牽衣，始反。』寥寥數筆，而人物形象全出。文末又憶：『余僑居他所，歲時至故居，入圃中，敗垣荒草，一桑尚存，余母手植也。倚桑而立，憶昔與余妻牽母衣情事如昨。鄰嫗見余曰：「余往與而母日在此隔牆語，而母或聞余未食，即歸持米來貸余。」言已而歎，又曰：「不見而母於茲七年矣。」悲悼久之。』如此細致入微、悱惻動人的文字，頗有歸有光項脊軒志之神韻，置之歸集亦為佳作。又如庚辰南歸記（柏堂集餘編卷五），記由棗強縣令任上辭歸途中見聞，或敘師友真情兼憶往事，或記名山勝水兼及民風，字裏行間透出淡淡的喜、隱隱的哀，適與老年淡定從容的心境相契合。再如登小孤山記（柏堂集續編卷十九），由小孤山的上下四旁着筆，極力描寫小孤山『岷然屹立於江心』的剛健挺拔之勢，並由山的孑然不群，想到做人的道理：『夫君子所見者遠，則必居者高；所守者固，則必立者深。』小孤山雖不如泰山之氣象巖巖，『然其砥柱於中流，亘千古而不變者，亦庶幾可比於特立獨行之士與！』寫景歷歷如繪，議論貼切自然，不愧為近代游記中的佳作。

方宗誠柏堂集初名毛谿居士文集，繼名西眉山人文集，皆以作者自號名集。咸豐初，方宗誠爲避太平軍而移居方氏先世享堂，堂前有半枯老柏，故名柏堂。方宗誠日坐其下，或泣或歌，痛飲讀書，相依以爲命，因又自號柏堂逸民，取所著文編次，復改題柏堂文集。是集爲方宗誠自訂，由其次子守彝陸續校刊，按年代分編，依編別類列目，於光緒六年至十二年間相繼付印。全書共九十四卷，卷帙繁多，刊刻不易，故流傳至今的柏堂集全本僅此一種版本，其刻板原存安慶城內方氏小南門故宅，抗日戰爭初期房屋爲日軍拆毀，刻板連同其他藏書皆失。現存方宗誠文集，多以選本、輯本或稿本形式出現，均不及經作者親自審訂的清光緒中桐城方氏柏堂遺書本精良。

此次點校柏堂集，即以該版本爲底本，參校他本。篇目編次一依原本。校勘工作悉遵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整理工作通則要求，文字盡量保持原貌。凡底本因分次刻印過程中產生的人物、地點、事物等同名而字異者，如『黃仰范』作『黃仰範』，『游子岱』作『游子代』，『毛谿』作『毛谿』，『蕭敬甫』作『蕭敬孚』，

『苗沛霖』作『苗沛林，苗霈霖』，『張洛行』作『張落刑』等，亦不强求統一，以存舊貌。由於點校者水平有限，其中必然存在錯訛之處，尚祈專家和讀者不吝批評指正。

方寧勝 楊懷志

目錄

柏堂集前編

卷第一 論辨

陳良論		一
賈生論		二
李陵論		三
霍光論		三
匡衡論		四
鼂錯論		五
魏鄭公論		六
洛蜀黨論		七
齊桓公論		八
子思之母後嫁辨		一〇
成王冠辨		一一

卷第二 敘

編次許玉峯先生集敘		一二
守約軒家書敘		一三
徐庾文選敘		一四
秦經書室遺詩敘		一四
味經山館文集敘		一五
存悔軒文集敘		一六
養蒙彝訓敘		一七
人譜補正敘		一八
俟命錄敘		二〇
輔仁錄敘		二〇
卷第三 書後		二二
書鈔本呂氏童蒙訓後		二二
書反騷後		二二
書蕭望之傳後		二三
書柳子厚桐葉封弟辨後		二四
書柳子厚河間婦傳後		二五
書亡友張瑞階筆記後		二六

校刊陳松田先生遺文書後	二七
書與竹居棄稿後	二七
書江貽之空山夜坐圖後	二八
書甘玉亭明發圖後	二九
書丁孝子事略後	三〇
記張皋文茗柯文後	三一
跋鄧完白山人篆勢拓本	三二
讀文中子	三二
卷第四 書一	三三
與吳君書	三三
復劉岱卿書	三四
答劉岱卿書	三五
復方魯生先生書	三七
復玉峯先生書	三八
卷第五 書二	四一
與戴存莊書	四一
與馬命之書	四四
與邑人論城守書	四五
復與邑人論城守書	四八
卷第六 贈敘	五〇
送孫礪泉敘	五〇
贈何君敘	五〇
贈馬晴齋敘	五一
送戴存莊敘	五二
卷第七 行狀	五三
玉峯先生行狀	五三
儀衛先生行狀	五六
卷第八 傳 記事一	六一
許東山先生傳	六一
吳蝠山先生傳	六二
方其明傳	六三
丁孝子傳	六三
記鄭孝子尋親事	六四
卷第九 傳 記事二	六六
許節婦傳	六六
曹烈女傳	六六